

引用:蒋欣,张润顺,肖战说.杨栗山应用僵蚕-蝉蜕对药经验[J].中医药导报,2025,31(9):214-217,221.

# 杨栗山应用僵蚕-蝉蜕对药经验\*

蒋欣,张润顺,肖战说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 100053)

[摘要] 杨栗山为清代温病学家,独创以升降散为核心的治温十五方,其善用僵蚕-蝉蜕对药治疗温疫及多种疾病。杨栗山在《伤寒温疫条辨》中基于升降清浊和发越郁火治疗原则,灵活运用僵蚕-蝉蜕对药,通过升降清浊达涤痰痞气、通利二便之功;通过发越郁火奏疏散风热、散肿消毒及消斑透疹之效。杨栗山运用该对药针对温病的复杂病机,为温病治疗开辟了新路径。

[关键词] 僵蚕;蝉蜕;杨栗山;对药;升降散

[中图分类号] R24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09-0214-04

DOI: 10.13862/j.cn43-1446/r.2025.09.036

杨璇,字玉衡,号栗山,清代著名温病学家,编撰了《伤寒温疫条辨》,并创立以升降散为核心的治温十五方,为温病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杨栗山善用僵蚕-蝉蜕对药治疗温疫、温病及相关杂病,在治温十五方中均有运用,并书中多处阐述该对药。在该书卷六《本草类辨》中,杨栗山将白僵蚕-蝉蜕归为散剂类药物并进行了详细阐述,可见其对僵蚕和蝉蜕的应用重视。笔者探析杨栗山在《伤寒温疫条辨》中应用僵蚕-蝉蜕对药经验,深入挖掘该对药的重要应用价值,以期在现代中医临床实践提供参

## 1 僵蚕-蝉蜕溯源

### 1.1 僵蚕概述

1.1.1 僵蚕功效概述 僵蚕,又称白僵蚕、天虫、僵虫,是蚕蛾的幼虫感染白僵菌致死的干燥虫体,首载于《神农本草经》,位列中品。僵蚕“味咸,平”,主小儿惊痫夜啼,去三虫,灭黑黥,令人面色好,男子阴痒病,生平泽”<sup>[1]</sup>。《医学纲目》载其可“治中风急喉痹欲死者”<sup>[2]</sup>。《本草纲目》对僵蚕进一步阐述,认为其“咸、辛、平”,总结僵蚕因具有“治风化痰,散结行经”之功,故可以治疗“散风痰结核癰病,头风,风虫齿痛,皮肤风疮,丹毒作痒,痰涎癰结,妇人乳汁不通,崩中下血,小儿疳蚀鳞体,一切金疮,疗肿风痔”多种疾病<sup>[3]</sup>。《本草备要》载僵蚕“其气味俱薄,轻浮而升,入肺肝胃三经”<sup>[4]</sup>。综上,僵蚕味辛咸,性平,归肝、肺、胃经,具有息风止痉、祛风止痛、活血通络、化痰散结的功效,可用于治疗惊痫抽搐、小儿急惊、中风口喎、风热头痛、目赤咽痛、风疹瘙痒及发颐疔腮等病症。

1.1.2 僵蚕现代研究进展 现代研究发现,僵蚕含有多种生

物活性成分,如蛋白多肽类、多糖及微量元素等,其具有抗癫痫、抗凝、抗癌、抗氧化、抗炎、抑菌、降糖、降脂及镇静催眠等多种药理作用<sup>[5]</sup>。胡美变等<sup>[6]</sup>研究表明米泔制僵蚕粉末可通过调节神经递质系统延长大鼠的癫痫发作潜伏期和缩短发作持续时间。侯培媚等<sup>[7]</sup>研究表明僵蚕提取液能够延长人血浆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 PT)、凝血酶时间(thrombin time, TT),证实了僵蚕提取液具用良好的抗凝活性。YUAN L Y等<sup>[8]</sup>发现僵蚕可能通过作用于不同的靶点来调节VIR和NVIR中的巨噬细胞M1,调节肿瘤微环境,发挥抗癌作用。僵蚕中含有草酸、柠檬酸等有机酸<sup>[9-10]</sup>,而一些天然有机酸如柠檬酸、抗坏血酸等具有抑菌、消炎、抗氧化等药理活性<sup>[11]</sup>。

### 1.2 蝉蜕概述

1.2.1 蝉蜕功效概述 蝉蜕,亦称蝉壳、蝉衣、蝉脱,是蝉类昆虫蜕皮后的外壳。作为药用始见于《名医别录》“蚱蝉”条下,“壳名枯蝉,一名伏蛸,主小儿痢,女人生子不出”<sup>[12]</sup>。《绍兴本草》载蝉蜕性味“味咸,甘,寒,无毒”,同时丰富其功效“治风疗目疾诸方颇用,非为已成蝉而取其壳”<sup>[13]</sup>。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蝉蜕的功效主治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主张蝉蜕主疗“一切风热之证”,并提出“大抵治脏腑经络,当用蝉身;治皮肤疮疡风热,当用蝉蜕”的观点,将功效归纳为“治头风眩暈,皮肤风热,痘疹作痒,破伤风及疗肿毒疮,大人失音,小儿噤风天吊,惊哭夜啼,阴肿”<sup>[14]</sup>。综上,僵蚕性味甘,寒,入肺、脾、肝经,具有疏散风热、利咽、透疹、明目退翳、解痉息风及安神定惊的功效,可用于治疗外感风热、咽痛音哑、麻疹不

\*基金项目:中央高水平中医医院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能力提升项目(HLCMHPP2023027);中央高水平中医医院临床研究和成果转化能力提升项目(HLCMHPP2023032);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新入职科研人员启动资金专项(ZZ16-XRZ-045);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第二期护航工程——骨干人才培养项目(GAMHH9324021)

通信作者:肖战说,男,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为中医药防治皮肤病及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传承

透、风疹瘙痒、目赤翳障、惊风抽搐及破伤风等病症。

**1.2.2 蝉蜕现代研究进展**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蝉蜕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包括甲壳质、蛋白质、氨基酸等,这些成分在抗惊厥、镇静止痛、镇咳祛痰、平喘解痉、抗感染、抗氧化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活性。ZHANG Q等<sup>[14]</sup>建立小鼠模型发现蝉蜕可通过调节PI3K/Akt/Nrf2信号通路对抗神经元细胞凋亡,具有抗惊厥作用。有学者利用小鼠扭体法试验证明了蝉蜕各个部位均可以用于镇静止痛<sup>[15]</sup>。此外,一项研究表明蝉蜕中的某些活性成分能够通过抑制炎症因子(如TNF- $\alpha$ 、IL-6、IL-12)的释放,发挥免疫调节作用<sup>[16]</sup>。近年来,蝉蜕的抗病毒作用也受到了关注,相关研究显示蝉蜕提取物对多种病毒具有抑制作用,尤其是在对抗流感病毒和疱疹病毒方面显示出潜力<sup>[17-18]</sup>。

**1.3 僵蚕蝉蜕配伍应用概述** 僵蚕与蝉蜕的配伍使用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北宋时期《太平圣惠方》中的方剂,如“龙脑散”“白丸子”“白僵蚕散”“踟躞丸”等,主要用于治疗“癰缓风”“妇人中风”“一切风证”等风病。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瘟疫门》中的“内府仙方”主治肿项大头病、虾蟆瘟等身半以上或阳分之患,用僵蚕-蝉蜕透达郁热,消痈散肿。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邪在卫分、气分阶段时,可借僵蚕-蝉蜕两者轻清灵动之性,宣风泄热,通阳散结,使清阳之气流注,邪有出路<sup>[19]</sup>;对于久病入络,生风夹痰者,以僵蚕化痰通络、蝉蜕凉肝息风<sup>[20]</sup>。王泰林在《西溪书屋夜话录》中用僵蚕与蝉蜕与羌活、防风、薄荷及蔓荆子等配合成“搜风法”,治疗内风外风夹杂之证。《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的青孟汤、清疹汤两首方均用僵蚕-蝉蜕,取其透疹止痒、息风定惊之功,并在儿科痘疹、惊风诸疾中广泛运用此配伍。

当代名老中医在总结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善用两者配伍治疗病症。从赵绍琴教授临床经验上看升降散的双向调节作用依赖僵蚕-蝉蜕辛散之性,可疏调气机,用于以气机失调为基本病机的病症,达到异病同治的效果<sup>[21]</sup>。李士懋教授在临床中常合用僵蚕-蝉蜕,使气血之中的邪气得以驱散,并增添清热药物创立新加升降散治疗郁火病症<sup>[22]</sup>。薛伯寿教授在学术上重视升降思想,针对邪毒郁闭、气机升降失调的病机,善于运用升降散与经方、时方合用治疗疫病及各科杂病,显著提高临床疗效<sup>[23]</sup>。韩明向教授取僵蚕-蝉蜕相升之性,祛外风,搜伏风,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等多种慢性肺系疾病<sup>[24]</sup>。

## 2 杨栗山应用僵蚕-蝉蜕对药经验

杨栗山在《伤寒瘟疫条辨》创立治温十五方,每方均用僵蚕-蝉蜕对药。此外,在卷二、卷三温病病症论治和卷六本草类辨中,对僵蚕-蝉蜕的功效进行了详细论述,且多将二药配伍使用,体现了杨栗山的创新思路。杨栗山运用僵蚕-蝉蜕主要从升清降浊和发越郁火两大治则入手,并引申出多种治法,如涤痰疔气、散肿消毒、疏散风热、通利二便、消斑透疹等。

**2.1 升清降浊** 僵蚕-蝉蜕升清降浊的功效主要体现在升降散的运用中。升降散源于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之内府仙方,后经清代陈佐良改剂量与服法,易名陪赈散,杨栗山将其收入《伤寒瘟疫条辨》并更名为升降散,并以升降散为主演变

化裁出治温十五方,主治温病表里三焦大热,其证关键在于疫邪拂郁,气机失畅,清浊相干,邪热弥漫表里三焦。僵蚕-蝉蜕配伍在升降散中有升清之功,清升浊自降,而达升清降浊之功。白僵蚕为君药“味辛苦气薄……轻浮而升阳中之阳”,其升发之性可疏通气道,使上焦肺气得以宣畅,为清气上升开辟道路;蝉蜕为臣药“气寒无毒,味咸且甘,为清虚之品”,具轻清升散之力,能引内陷之热邪外透,助僵蚕升发清阳,共举透邪外出之重任。两者均为轻浮之品,“升其清阳之气,而浊阴之气自降也”,“盖升清可以解表,降浊可以清里,则阴阳和而内外具彻矣”。此外,僵蚕-蝉蜕同归肝、肺经,肝与肺在气机升降上总管一身升降,肝主左升,肺主右降,共成龙虎之循环。杂气为病,气机升降失常,奔迫上下,僵蚕-蝉蜕引药入肝经、肺经,使全身气机升降得调,内外通和,邪热外达,则流毒顿消。杨栗山将僵蚕-蝉蜕升清降浊的功效具体运用在涤痰疔气及通利二便上。

**2.1.1 涤痰疔气** 《说文解字》曰“疔,恶疾也”<sup>[25]</sup>,指较重的疾病。“疔气”的概念最早由吴又可提出,《温疫论·杂气论》载:“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疔气。”<sup>[26]</sup>杨栗山表明“四时触受疔疔之杂气而病,谓之温病”,疔疔之气是导致温病、瘟疫的主要因素之一,有更强的传染性和致病性,侵袭人体可致气机逆乱、三焦表里大热。因此,在治疗中,杨栗山提出“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故升清降浊,畅达气机,是涤痰疔气的重要治则,其指出僵蚕“盖以天地清化之气,涤痰疔早潦之气,于温病尤宜”,僵蚕-蝉蜕得天地清化之气,以涤疫气,散结行经,升阳解毒。僵蚕与蝉蜕相伍,升清降浊,畅达三焦,通和内外,恰为涤除痰疔气,除三焦表里大热。在治温十五方中,杨栗山明确指出升降散、加味凉膈散、大复苏及增损普济消毒饮都可涤痰疔气。加味凉膈散取升清降浊之法以涤痰疔气。方中连翘、薄荷、竹叶泻火于上;黄芩、黄连、栀子、甘草泻火于中;大黄、芒硝、姜黄泻火于下,清利三焦;僵蚕-蝉蜕引诸药升清降浊,“涤痰疔之气,以解温毒”。

**2.1.2 通利二便** 杨栗山常用僵蚕-蝉蜕治疗温病二便不利亦取其升清降浊之功,其指出温病二便不通的主要病机为体内郁热弥漫,气机郁滞,升降失常,如“大便秘,气结不舒,因小便不通也”,“一遇温邪便蒸作极臭……以致胃气不能下行,温毒无自而出”。因此,治疗应调畅气机“以升降散通之”,正所谓“清气一升而浊气自下降矣”。僵蚕-蝉蜕同入肺、肝二经。肺主通调水道,为水之上源,与大肠相表里。肺宣降协调,则大肠传导糟粕正常。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对二便排泄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而从取象比类角度探讨,蚕仅有大便而无小便,生理侧重对食物的消化吸收与糟粕排出,对应人体肠道传导糟粕的功能,进而“用治大便不通之病”;利用蝉仅有小便而无大便,生理侧重水液转输与小便排泄,对应人体调节水液代谢的功能,故能“用治小便不通之病,短赤淋遗亦治之”。两者相互配合,宣肺化痰、疏肝理气,通过升清降浊,使肺肝二脏功能协调,故二便通利。

**2.2 发越郁火** “火郁发之”源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火郁是指火热之邪伏于体内,而“发之”王冰注解为“令其疏

散也”。张景岳在《类经·二十六卷·五郁之法之治》言“发，发越也”<sup>[27]</sup>，故当因势而解。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皆谓发。“火郁发之”，即通过宣发郁热、疏散郁结，展布气机，使体内的热邪得以向外透散，从而达到气机调畅、阴阳平衡的目的。

杨栗山在《伤寒瘟疫条辨·发表为第一关节辨》提出“温病得于天地之杂气，怫热在里，由内而达于外”，其核心病机为“内之郁热为重”，治疗“以开导其里热”，使郁热向外透发，外透体表，故选用僵蚕-蝉蜕，以宣散火郁。僵蚕疏肝经风热，透肺卫之邪；蝉蜕祛风而胜湿，散中有清。两者气味俱薄，可“升阳中之清阳”，具有向上、向外升发之势，相须配对，祛在外之风热，发在内之郁火，防表气郁闭、里热不得宣散外达，寓“火郁发之”之意。此外，治疫用药多大剂寒凉之品，有冰伏凉遏、加重怫郁之弊，故在清热药中配用僵蚕-蝉蜕轻清之品以宣解郁热，如增损三黄石膏汤之“表里三焦大热，五心烦热”。温热疫毒侵袭人体，郁闭肌表，邪气深入血分，弥漫三焦。方中石膏、黄连、黄柏、黄芩大清里热，栀子通泻三焦之火。僵蚕-蝉蜕轻清灵动，直入上焦，达病势所在部位，既能宣散气分邪热，又可使体内郁闭之热毒火邪有外达之机，使在里之热毒外透，正如杨栗山在增损三石汤方解中所说“此内外分消其势，犹兵之分击者也”，此二味药为郁火开辟疏泄之路，防其内燔。杨栗山将僵蚕-蝉蜕火郁发之的功效具体运用在疏散风热、散肿消毒及消斑透疹上。

**2.2.1 疏散风热** 风热邪气作为一种常见外感病邪，具有风的流动性与热的上升性，其性升散，易犯表、犯卫、犯气等，治疗上立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其在皮者，汗而发之”<sup>[28]</sup>，遵循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宜清气”<sup>[29]</sup>之论。治疗时杨栗山常用僵蚕-蝉蜕发透郁火之功疏散风热。取《本草纲目》“蚕之病风者也”<sup>[3]</sup>，得天地清化之气，轻浮而升的比类思维，发挥僵蚕“禀金秋肃杀之气，搜经络伏风”之效，以搜风剔络，使风邪无所遁形，又因风邪常携热、痰为患。僵蚕化痰之效恰能去风化痰，散结行经，从而肃清肺道。蝉蜕辛凉疏热，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谓蝉蜕“善解外感风热”<sup>[30]</sup>，又因其有皮以达皮之力，故善走皮表，能引内蕴之热邪外透。杨栗山视蝉蜕为透疹达邪、疏散风热之要药，言其主治风热所致的头疼目眩、惊痫狂乱、癌疫心悸诸症。两者配伍清透并举，火郁发之，发散风热。如杨栗山化裁双解散为增损双解散，遵“温病慎汗”之论，去性温发汗之麻黄，易清散之“僵蚕-蝉蜕”，既可祛除内郁湿热，又可疏散外感风热，表里同治。

**2.2.2 散肿消毒** 大头温属于温病重症，病势急骤，病情凶险，主要临床表现为头面肿胀，被杨栗山着重提及。其病因为风热毒邪，风为阳邪，善行而数变，与热毒相搏，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壅遏上焦，直犯清道”，上攻头面，热邪煎灼津液，毒邪侵蚀脏腑经络气血，致使气血壅滞，经络不畅，发为肿胀。在治疗时杨栗山以发透内在火毒作为散肿消毒的治则核心，加之虫类药物迅猛，正如《本草问答》所言“动物之攻利尤甚于植物，以其动之性本能行，而又具攻性”<sup>[31]</sup>，故其推崇用僵蚕-蝉蜕散肿消毒，如在《温病大头六证辨》用升降散治疗大头温“较普济消毒饮为尤胜”。杨栗山指出僵蚕“升阳散火，祛

风胜湿，清热解毒”，能“散风痰头痛”，“散浊逆结滞之痰”，可治“一切风热肿毒”，蝉蜕“能涤热而解毒”，两者皆入肺经，可疏风泄热解痉，开肺利气平喘。杨栗山在其所设的小清凉散、清化汤、增损普济消毒饮中皆直接谈到了僵蚕-蝉蜕可以散肿。如为温热疫毒内蕴之证而设的清化汤，方中黄芩、黄连、栀子、滑石清泻三焦火毒；陈皮、桔梗、滑石行气通下；僵蚕-蝉蜕为君药剔内扬外，发表里之火热毒邪。诸药合用，共奏散肿消毒之效。

**2.2.3 消斑透疹** 杨栗山在《伤寒瘟疫条辨》专设“发斑疹”一篇，深入探讨温病斑疹机理，认为“总因热毒不解”是发斑疹之枢要，热毒浊邪郁于经络、肌腠之间，导致局部气机郁滞，邪毒无法有效散发，从而形成斑疹。故治疗时以发越火郁为主，“但使内外通达，则邪由表里而解矣”。用药上，杨栗山提出“僵蚕-蝉蜕尤斑疹要药也”，在斑疹初期、发展、消退的各个阶段，杨栗山在辨证用方的基础上，加入僵蚕-蝉蜕二药。如斑疹初期，用增损双解散两解温病表里热毒，其中用僵蚕-蝉蜕加浮萍发越郁火。斑疹发展时“热甚烦渴用白虎汤合犀角黄汤加僵蚕、蝉、青黛”；“如热毒内蕴，烦心不得眠，错语呻吟者，犀角大青汤加僵蚕-蝉蜕”等。斑疹消退时，“外热稍退，内实便秘谵语者，以加味凉膈散微下之”，均取白僵蚕升清调气机、辟秽解邪毒；与蝉蜕升清透邪、解毒退疹之功。两者合用，僵蚕的升清降浊作用与蝉蜕的透邪解毒功能相辅相成，使体内的热毒浊邪从经络和肌腠之间排出，达到疏通、解毒、透疹的效果。

### 3 验案举隅

患者，男，61岁，2023年3月4日初诊。主诉：全身泛发红斑丘疹伴痒半年余。现病史：半年前患者无诱因全身出现红斑丘疹，遍及全身，剧烈瘙痒，于当地医院就诊疗效不佳后至天津某医院住院治疗，因患者有股骨头坏死病史，拒绝口服及外用激素，曾服用四妙散、龙胆泻肝汤、除湿胃苓汤、五味消毒饮、黄连解毒汤等清热利湿等中药汤剂，配合中药外敷但效果欠佳。刻下症见：面部、躯干皮疹，瘙痒较重，情绪焦虑，紧张，纳可，眠差。舌红绛，苔薄灰腻，脉沉伏有力。皮肤科所见：面部、躯干、四肢泛发水肿性红斑、丘疹，边界不清，部分融合成片，压之褪色，离手复原，头皮散在米粒至绿豆大小丘疹，部分渗出或蜜黄色痂皮。西医诊断：湿疹。中医诊断：湿疮；辨证：火郁证。治法：火郁发之，升清降浊。方选升降散加减，处方：僵蚕10g，蝉蜕6g，姜黄10g，大黄6g，淡豆豉15g，炒栀子15g。7剂，1剂/d，水煎服，分早晚温服。

2诊：2023年3月11日，患者诉皮损明显减轻，面部皮损消退大半，躯干皮疹颜色变暗，瘙痒减轻80%。舌红，苔薄灰腻，脉沉伏有力。予上方加连翘10g，薄荷（后下）6g。7剂，煎服法同前。

3诊：2023年3月18日。患者面部、四肢皮疹颜色变暗，色沉为主，已无瘙痒。舌红，苔薄白，脉沉。守2诊方巩固治疗，7剂，煎服法同前。

1个月随访，患者诉3诊后已无瘙痒，皮疹全部消退，现仅留有淡褐色色沉。

按语：本案患者患湿疮半年余，前从湿热论治，以清热解

毒利湿之法治疗未见显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载“热胜则肿”，《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亦载“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故宜从火郁论，患者热邪郁阻肌表，热迫三焦，腠理闭塞，气机升降失调，故见全身泛发水肿性红斑、丘疹、渗出、结痂，瘙痒剧烈难忍；气机郁滞，升清不畅则痒重而难以自抑，夜间尤甚，情志内扰，心神不宁，致焦虑紧张、眠差不寐；三焦热郁于里，故见舌红绛、苔薄灰腻，脉沉伏有力，皆为火热内郁、气机失宣之征；然此时疾病处于闭郁之势，火热不透，气机壅滞，升降失调，则皮疹迁延不愈，瘙痒反复难安，故治当因势利导，火郁发之、升清降浊，如《类经》所言“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以畅气机、通腠理，故选用升降散加减。方用僵蚕、蝉蜕以宣透肌表、散风止痒，升清气发越郁火；姜黄、大黄清热通腑而降浊；淡豆豉、炒栀子轻宣透郁、解肌泄热，助僵蚕-蝉蜕升清发越郁火之用，全方以升清为主，清升浊自降，气机条畅，则皮损消、瘙痒轻。2诊时患者面部皮疹大半消退，躯干皮损颜色转暗，瘙痒显著减轻，火郁渐解，病机已开，故守原方，遵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清疹汤“透发疹毒，发散郁热”之意，增连翘、薄荷以助透疹之力。3诊时患者瘙痒尽除，皮疹颜色变暗，舌红苔薄，脉沉，病机已顺，火热渐消，气机升降有序，故继守方调理，助气机复常。1个月后随访，患者仅留淡褐色色沉，提示火郁得发，气机条畅，腠理复常。本案辨证之要，在于识得火郁闭阻，抓“火郁发之、升清降浊”之法，升中有降，降中寓升，药简效宏，尤见古方活用之妙，然色沉未尽，后期仍宜活血化瘀，调理肌肤，善后扶正以防复发，启示临证湿疮缠绵反复，辨郁火透发，气机升降乃为调治之纲。

#### 4 结 语

杨栗山构建以升降散为主要方剂的治温方药体系，其中以僵蚕-蝉蜕对药为核心，灵活运用僵蚕-蝉蜕升清降浊、发越郁火两大治则，实现涤疵病气、通利二便、疏散风热、散肿消毒、消斑透疹等功效，为温病、瘟疫及杂病的治疗开辟了独特路径，丰富了温病学的用药经验，在温病学发展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本文进一步深入挖掘杨栗山学术思想精髓，深化僵蚕-蝉蜕对药研究，以期为临床应用该对药提供参考及借鉴。

#### 参考文献

- [1] 吴普.神农本草经[M].孙星衍,孙冯翼,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
- [2] 楼英.医学纲目[M].阿静,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
- [3] 李时珍.本草纲目:金陵版排印本[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 [4] 汪昂.本草备要[M].郑金生,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5] 胡楠,石岩,曹宇博,等.白僵蚕化学成分及药用药效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进展[J].中华中医药学刊,2023,41(6):150-154.
- [6] 胡美变,何丽英,王丹,等.基于GABA信号通路和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探讨米泔制僵蚕“粉末入药”的“息风止痉”作用机制[J].中药药理与临床,2022,38(5):118-124.
- [7] 侯培媚,徐昊,李泽康,等.僵蚕提取液促进小胶质细胞极化改善全脑缺血再灌注大鼠神经元损伤及行为学功能[J].中国中药杂志,2023,48(6):1589-1596.
- [8] YUAN L Y, BING Z T, HAN J N, et al. Study on the anti-tumor mechanism related to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of Bombyx Batryticatus on viral and non-viral infection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 Biomed Pharmacother, 2020,124:109838.
- [9] 彭新君,赵建国,徐爱良,等.僵蚕抗凝活性及其成分的分析[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5(1):1-2,22.
- [10] 殷志琦,叶文才,赵守训.僵蚕的化学成分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004,29(1):52-54.
- [11] 蒋昊.北山楂、南山楂和广山楂性状鉴别和有机酸成分研究进展[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25(1):132-137.
- [12] 陶弘景.名医别录:辑校本[M].尚志钧,辑校.尚元胜,尚元藕,黄自冲,整理.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 [13] 王继先.绍兴本草校注[M].尚志钧,校注.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
- [14] ZHANG Q, LI R L, TAO T, et al. Antiepileptic effects of cicadae periostracum on mice and its anti-apoptotic effects in H2O2-stimulated PC12 cells via regulation of PI3K/Akt/Nrf2 signaling pathways [J]. Oxid Med Cell Longev, 2021,2021:5598818.
- [15] 杨璐,李国玉,王金辉.蝉蜕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现状[J].农垦医学,2011,33(2):184-186.
- [16] LIN W H, CHUANG C H, CHEN P W, et al. Periostracum Cicadae exhibits immunosuppressive effects on dendritic cells and contact hypersensitivity responses[J]. J Ethnopharmacol, 2025,337(Pt 1):118824.
- [17] 季士亮,何丽萍,郭东凯,等.基于网络药理学探寻银苓口服液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抑制机制的研究[J].医学新知,2020,30(5):345-354.
- [18] 葛世杰.疏风宣肺、解表清里方对流感病毒H1N1感染A549细胞的干预作用及免疫调控机制的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5.
- [19] 杨泽恒,林敏,鲁玉辉.《临证指南医案》虫药通络法探析[J].中医药通报,2024,23(1):36-40.
- [20] 程方平,梅国强.《临证指南医案》虫类用药特点探析[J].中医杂志,2009,50(3):284-285.
- [21] 杨连柱,彭建中.从赵绍琴教授临床经验看升降散的双向调节作用[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4,17(4):19-20.
- [22] 孙敬宣,侯佑柱,马凯,等.国医大师李士懋常用虫类药应用经验[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8):4697-4700.
- [23] 李玲,王文记,王颖超.国医大师薛伯寿升降散与经方、时方合用临证撷菁[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6):2892-2894.
- [24] 梁雪,李泽庚,韩明向,等.国医大师韩明向教授运用蝉蜕临证经验总结[J].天津中医药,2024,41(下转第221页)

识地与早期的巫术用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 5 分析和结论

通过对比《和齐汤法》与《本经》的药物记载,可梳理早期药物知识从逐渐成熟到体系化的发展轨迹和转变过程,揭示药物谱系的演变规律,并进一步探讨《本经》的药物筛选标准和对药名的规范化,还原其成书历史。具体分析如下。

**5.1 相同药物数量与时代特征** 据马继兴<sup>[9]</sup>研究,《五十二病方》涉及药物254种,其中属于或相当于《本经》药物98种,占38.6%。《和齐汤法》考证计有152种药物,与《本经》相同药物有100种,占65.8%。可见,《和齐汤法》与《五十二病方》比较,《和齐汤法》与《本经》相同药物比例更高。《五十二病方》抄录于先秦至西汉初期,《和齐汤法》抄录于西汉吕后至文帝时期。《本经》一般认为成书于东汉,因此所收录的药物是秦汉以来医家长期用药经验的总结,虽然未必直接取材于《和齐汤法》等出土医方,但显然吸收了与之同类的前代成果。

**5.2 动物药名称复杂与药物的起源** 从动物药命名来看,相对于《本经》,《和齐汤法》动物药名称较为复杂,区分细致。如猪肪膏有𪚩生膏、𪚩煎脂、𪚩𪚩脂等5种药名形式,《五十二病方》猪肪膏有三𪚩𪚩(𪚩)猪膏、肥满刺𪚩膏/膏、𪚩(𪚩)膏未𪚩(煎)者等24种药名形式。可见,两书对动物药的命名更为细致复杂。王家葵等<sup>[10]</sup>曾提出“动物药起源早于植物药”的假说,而上述动物药命名情况或可为此观点提供一定的支持。

**5.3 高频药物与药物谱系的演变** 《和齐汤法》中酒的使用最为频繁,共出现62次,涉及44个方剂,其使用方式包括淋洒于药物之上,药物煎煮时作为溶剂,以及用于散剂的冲服等。《五十二病方》中酒亦出现37次,印证了酒在西汉早期兼具药用与食用的双重属性,反映了“药食同源”传统的悠久。高频药物如桂(31次)、姜(27次)、蜀椒(23次)等,与后来的《伤寒论》等传世经方一脉相承;而甘草、柴胡等当时属低频药物,而麻黄、当归等药物则未见载,后世使用频率的跃升显示了东汉以后常用药物谱系的显著演变。

**5.4 药物数目与汉代思想的影响** 《本经》以“三百六十五”之数限定收载药物的总数,或受到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根据笔者承担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课题“秦汉简帛药物功用主治与《神农本草经》比较研究”,统计了《和齐汤法》、马王堆《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及《武威医简》等17部出土医学文献,发现共载药物600余种(研究报告未发表),远超《本经》药物之数。《本经》对药物数量的规范过于刻意,虽强调了与宇宙观的契合,却与临床用药的实际需求存在矛盾与脱节。

**5.5 药名规范化的进程** 《和齐汤法》中同物异名现象较为普遍,药名形式与药物品种的比例达1.83:1.00,如“理石”与

“李石”,“牡蒙”与“𪚩𪚩(紫参)”,“沈潘”与“提母”等均属同药异名。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出现5处药名自注(如“白昌,一名曰三白”<sup>[11]</sup>),体例与《本经》中的“异名”高度相似;《五十二病方》亦有2处自注(如“青蒿者,荆名曰𪚩”<sup>[12]</sup>),体现了药名的地方性。此类现象表明,早期经方中药名庞杂,《本经》可能通过对既有经方的整理,为药物选定统一的“正名”,逐步实现了药名的标准化。

**5.6 药物功效的传承与流变** 对比《和齐汤法》与《本经》的药物主治,可见学术发展既有传承又有演变。如石膏在《和齐汤法》中主治“风水”“风汗出”“消渴”等,与《本经》治“中风寒热”“口干舌焦不能息”的记载相合,较今天对石膏的认识限于“清热”更为丰富;乌头、附子“治痹”“止咳”等功效为《本经》所沿袭,但“益气轻劲”的作用却不再被提起(可能是因其毒性较大而被归入“下品药”),而今天对附子的认识偏于“散寒除痹”就更为局限。此外,有学者<sup>[5]</sup>通过研究《足臂》《阴阳》等出土文献,认为《本经》所载麦门冬治疗“胃络脉绝”可能包括了除满、调中、消食、降逆气、除热、去疸、愈痿痹及补益8个方面的功效,并可针对咽嗝症状。这类见载于出土文献而不同于传世典籍的内容,提示早期药效认知的多样性,为重新审视中药功效的源流变化、深入理解《本经》药物功效,完善现代临床用药和相关药理学理论提供了重要线索。

笔者通过系统对比《和齐汤法》与《本经》的药物记载,揭示了先秦至东汉时期药物知识从多元实践向体系化建构的演变轨迹,从而表明《本经》的药物筛选与命名规范并非孤立形成,而是基于对早期经方(如《和齐汤法》《五十二病方》)的继承与整合。研究提示我们在传承中医药文化遗产时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视角,将出土文献与传世经典的“二重证据”比照观、交融互证,方能更全面地还原历史真实,默契古圣先贤之心,探求未来前行之路。

## 参考文献

- [1] 天回医简整理组.天回医简: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 [2] 王家葵,张瑞贤.《神农本草经》研究[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 [3] 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110.
- [4] 湖南博物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24:302.
- [5] 俞海跃,郑文江,李卓明.以出土文献视角考证《神农本草经》“胃络脉绝”[J].中医导报,2021,27(11):201-203,210.

(收稿日期:2025-01-26 编辑:刘国华)

(上接第217页)(12):1500-1503.

- [25] 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6] 吴又可.温疫论[M].何永,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 [27] 张景岳.类经[M].范志霞,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 [28] 黄帝内经素问[M].田代华,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 [29] 薛雪.温热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 [30]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M].于华芸,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 [31] 唐宗海.本草问答[M].王咪咪,点校.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收稿日期:2025-04-14 编辑:时格格)